

历史人物

六朝松前存旧影

□高勤



陈从周与如皋友人留影水明楼六朝松前

苏中名邑如皋有一处古迹水明楼,因纪念明末才子冒辟疆而建。楼畔隐玉斋(雨香庵旧址)中有一棵古树六朝松。相传,古树是宋代文学家曾巩父亲曾易占亲手栽种的,历经两宋、元明清等六个朝代,故而名为“六朝松”。如皋近代乡贤沙元炳作有《梅柏吟》,赞其:将柏比梅差比肩,僧云柏老五百年。元明此寺罕迹,落子疑在元符前。

历史悠久,文人掌故,来如旅行的雅士们,往往借景六朝松,合影留念。1935年,杏林名流、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先生(其丈人江氏就是沙元炳好友)来如,如皋中界名人——如皋县中医公会主席陈爱棠、中央国医馆特邀撰述员黄星楼、如皋公园主任顾启时、雨香庵主持怀真等人,于六朝松前拍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五年前,即1940年,年轻的陈从周先生追随一代词宗夏承焘,于申城谒见沙元炳的又一好友、冒辟疆族裔——社

会活动家、诗人冒鹤亭老人,又结识冒老哲嗣——翻译家、诗人冒孝鲁先生。陈从周由此结缘如皋。又整整四十年后,1980年秋,已是园林艺术家、书画家的陈从周,应邀赴如皋,指导城建规划及水明楼的修复工作。他的两个学生及一群当地年轻人簇拥着陈先生,于六朝松前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陈从周先生端坐中央,跷腿垂手,手指间还夹着香烟,面带笑容,眺望前方,神态自若。他左臂后方的阮仪三,如今已是国史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领导,同济大学知名教授。陈先生右臂后方戴眼镜的年轻人是如皋书画爱好者王老师。照片最右侧是如皋摄影师康健,最左侧戴眼镜的是已故如皋文史研究者徐琛。还有右数第三位拎包的年轻人是严道宏老师(如皋市美术家协会原主席)。他少时与先人有同祖同谊,日后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时在防疫站工作,借调于水绘园从事如城城建制作规划设计工作。陈老

来园指导工作,见到会画画的严道宏,闲谈甚欢,便请他拎包。在如数天,严道宏早晚接送陈老——负责拎包,陪同陈老往来于水绘园、宾馆之间。那个皮包,装有陈老的印章、毛笔及一些小品画稿。

我经友人介绍,走进东大街的一座清朝老屋,谒见照片中的那位王老师。他追忆往事:彼时他在文化馆美术服务部从事书画工作。他和同事为如城城建制作规划设计模型展,地点位于水绘园中九狮图假山附近。陈老来如指导城建规划工作,前去审展,两人由此熟稔。陈从周闲暇时,便于水明楼边的屋中写字画画。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江南·水绘园》,就是王老师在场写的。陈老先从包里取出一张餐巾纸,一支铅笔。一两分钟内,他已在纸上写下《忆江南·水绘园》草稿。随后王老师主动铺纸,陈老握管挥毫,一蹴而就,写毕那首词作。这张中堂书法佳作,如今已是如皋陈从周纪念馆馆之宝。年轻人们求画求字,陈老

都一一应诺,或兰竹,或松梅,大家乘兴而来,高兴而归。陈老绘画,还会发声。他有时一边画竹枝竹叶,嘴里还有响应节奏的声响,仿佛“风起万竿斜”的意境。陈老平易近人,但不尽然。他无傲气,但有傲骨。有一位求画者,诚意不足,本人不来,只托下属索画,陈老一脸难色,当场婉拒。又一位托人而来的讨画者,陈老只是从包中寻出一张练笔绘有少许梅竹枝头的梅图小品给他,应付了事。讨画者事后悻悻然,满脸不喜。王老师等人临摹了陈老的画作,送他留念,他才欣然接受。

陈从周离如后,王老师与他缘分未了。王老师伯父的孙女在东方电视台实习,机缘巧合,应派采访陈老,谈起水绘园旧事,陈老又作画赠给王老师。日后,王老师又前往沪上,登门请益陈老,相谈甚欢。斯人已去,往事难忘,王老师凝望那张六朝松前的合照,从周老人大笔一挥和品尝如皋蟹王的光景,不禁浮现在眼前……

清末民初时期的石港警察

□羌松延

《南通县志图》载:“邑之有巡警,始于光绪二十九年(按:即1903年)张謇、范当世之设商团。”由张謇、张謇等会同通州知州创办的该“民办”警察组织,其目的主要是保障工商业兴起后的地方安宁。国家公布警察规程后,经地方官绅协议,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将商团改编为巡警局。但当时的南通警务,“范围至小,城厢而外概付阙如。后虽续议扩充,亦只于平潮、石港、金沙、唐闸四镇初具规模”。即石港为城区之外第一批设立警察机构的乡镇。

石港之有警察,始于清末宣统二年(1910)。据1909年上海《新闻报》报道,鉴于“石港场居民稠密,商业亦盛”,当年10月,经某董事发起,“拟开办警察,业已禀报通城警局,请发简章,以便遵循。”并明确一旦常年经费筹款到位,即行开办。

也是在1909年,“为造就合格人才,分布地方警察”,张氏兄弟与孙宝书等借鉴日本模式,在通开办巡警教练所。首届招生120人,于1910年6月经考试毕业者有百余名,为通州推广巡警计划提供了保障。时有记载:“州境平潮镇、石港场二处区域广阔,户口殷繁,巡警事宜亟须改良推广。”当年7月,在两地自治局呈报后,“即转饬各处绅董斟酌地方情形,妥为办理,并派定汤桂一(按:汤为南通人,1873年生,前清附生,通州巡警教练所毕业)、杨桂蟾等分往会同筹议”,随后得以落实。

有关石港警事的史料显示,早年的当地警界,并非今天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一是董事十人,轮流管理。据载,石港场巡警事宜,初由十位董事(俗称十姊妹)轮流管理。当年有报纸指其名为“藉杜流弊”,实际是“相依为命,利益均沾”,以致“每月收支数目尤多不实、不尽之

处”。1910年9月,石港场大使钟安钟接绅民函嘱后,晚宴各董事于场署,在酒酣耳热之时忽拍案大骂,责问巡警局银款等事,并立提地保识究“私押乡民,何人指使?”因地保不敢明言,结果被安大使判责一百板,以儆效尤。二是巡警处境,压力颇大。除了严苛的警察管理条例,巡警还须服从地方官僚在其职责之外指派的工作。《神州日报》曾有报道,记录石港场大使“因产盐不旺,岁入稍差,将原有待应出入之皂役分别裁汰”。此后出游赴庙,该大使“辄传唤站岗巡士四名,整队作乐,为之前驱”。而上海《舆论时报图画》则以画报揭示这一怪象,并感慨“以巡警之职务,忽而为官吏作马牛,欲望警务之发达,难矣!”尽显晚清巡警受上级官员压迫的窘迫处境。三是经费紧张,运行艰难。“石港警局,向赖房捐、罚款支用”,长期存在经费不足问题。巡警

不仅薪饷微薄,还常有拖欠,由此导致生活困顿,直接影响其工作。1914年6月,因经费困难,石港警局连续三个月未能发饷,致使该局巡士一律罢岗。后经陈区长再三劝慰,风潮始息。

另据记载,石港警区办公地点原借设于两淮通州分署内。1914年秋,因吕道像总办将原驻扬州的淮南垦务总局移设石港,驻该署开办垦务。根据石港场韩尚智场长要求,警局另择新址于广慧寺内。

因资料所限,现有关于石港警区的最早统计信息为1916年采集:所辖街巷村为199个,所辖户数11297户,配置警察24名,其中有警官3人。时任警区区长为陈人桦,时年34岁,系法政学校、巡警教练所毕业。因受日本警察勤务制度影响,当年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巡逻守望制。石港则择东街、十字街、西街、五龙街等要地,设有守望所6个。



地名掌故

新皋桥逸事

□好仁

如皋人对新皋桥并不陌生。据史料记载,原桥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是老如皋西城门(钱曰门)外,横跨外城河上的一座石墩木梁吊桥,俗称西门吊桥。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修缮。1959年改为木梁桥。1965年撤除原桥,在原桥南侧建砖垛梁桥,并易名新皋桥。

过去如皋西城门叫钱曰门,“钱”是送行,饯行之意,“日”为太阳,送别太阳,指太阳落山,喻为西边。宋代释文珦在《怀归西园》中有“饯日怀乡国,闻莺忆故人”的诗句,意为送别西下的太阳,思念故国,听到鸟儿的歌声就想起了故人。新皋桥在钱曰门以外,按照这个理解,新皋桥就是城外。旧时,城内城外乃天壤之别,城里是“商铺争艳街头立”,城外则“门可罗雀贾市稀”。但不知何时,如皋城钱曰门被拆除,老城墙也不见踪影,城内城外早已融为一体。甚至如城西门的繁华程度、人气指数曾经碾压东、南、北三门。

我们从时空隧道穿越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皋桥是如城西门的“旺角”。当时西门工厂林立,有染织厂、高压电器厂、无线电厂、绢纺厂、轧花厂、塑机

厂、缫丝厂、车辆厂……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工人。

还有长途汽车站、招商城、商业大厦等城乡商贸物流企业,拉动了西门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新皋桥是通往城里城外的咽喉,桥头堡效应得到充分释放。如皋五金公司雄踞新皋桥东南角,是如城最大的五金、交电、化工商品零售商店,当时,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转一响”这里一应俱全;东北角是如皋水产供销公司,备有收购水产品的船只和冷库,如城市场上的海产品几乎都从这儿批发;新皋桥西桥头两侧虽无大的公司、商场,但生活所需的理发店、日杂店、茶食店、小饭店、铁匠店、毛竹行、香铺等小店铺挨相连,流动摊点更不在少数。

新皋桥既是交通要道,又是观景舞台,既是休闲之地,又是社交场所。从桥上极目远眺,东边县政府中山楼、西边长途汽车站尽收眼底;早晨河面薄雾散开,清新空气,傍晚路边树梢洒下落日余晖。附近的老人时常聚集到桥头谈天说地,放学后的小孩喜欢在桥头打闹嬉戏,就连痴呆傻的流浪者和算命打卦的盲人也把这里当着落脚点和归属地。曾经就有一个略通医术的精神病患者,常年在新皋桥上帮人看病,竟吸引了十里八乡

的患者慕名前来问诊。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如城外城河水体质量好,可淘米洗菜、游泳行船。夏天,不少青年人把新皋桥当跳台,比试水性泳姿。桥南北两侧有许多码头,受水位限制,桥北经常有船只行驶,不少码头上常年停泊着小渔船,基本上是里下河地区孵化一带的。那时实行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一个小孩,他们行船在外,天高皇帝远,生三四个小孩不足为奇,我们当地人羡慕不已。他们是“跑码头”的,能很快融入当地社会,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从最初在河里打鱼,到后来上岸挑糖担子、浇注钢精锅底、卖衣架、卖服装……应了他们老祖宗“见风使舵”“船小好调头”的警言。水产供销公司收购海产品的大船一靠岸,会引来众人在新皋桥上围观,其中多为“吃瓜群众”,但不乏几个水性好的看客,眼睛直勾勾盯着起伏的跳板、摇晃的篷筐,一旦发现有海蟹、黄鱼、带鱼之类掉入河里,他们个个争相捞猛子下去,少不了在水下有一场争斗。

新皋桥西北河边是如城西门少有的繁盛之地。靠桥口有一家卖洋钉、铁丝的店铺,店主是哑巴,做生意很精明,用吐词不清的语言和手势比划与人交流,顾客别想讨多少便宜。后来子承父业,改行夏季卖西瓜,冬季卖羊肉,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北边有个集体性质的豆腐作坊,计划经济年代城里人凭票买豆腐,做豆腐和卖豆腐的人似乎很吃香。再北边有一个农贸市场和苗猪市场(俗称小猪行)。农贸市场不大,场内摊位可能没有场外的多,有时马路两边的菜摊一直摆到靠近新皋桥。卖菜的主要是西郊、宏坝的菜农,自产自销,买菜的是西门一片百姓。小猪行规模可能是全如皋最大的,辐射面也很大,在此交易的买卖双方,不光是如皋各乡镇的人,还有周边如东、海安、泰兴的客户。我家住在靠路旁,早上天不亮就听到菜农挑担赶集的脚步声和驮猪子上街交易的自行车铃铛声和猪叫声。如果起早出门,要把眼睛睁大点,弄不好一脚就踩到猪屎上。

1995年如城西门拆迁,1997年跃进路(现改称中山路)改造,新皋桥桥面拓宽升级,为横贯如城东西主干道上的主要桥梁。随着城市规划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西门一带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城四门产业布局合理,城市功能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协调发展,再无孰优孰劣之别。

史海回眸

唐家闸旧事

□钱泽麟

上篇:凌步贵所著《记忆里的唐家闸》,分往事如烟、人物春秋、世情风采、历史回眸、地名溯源、传说集锦、故里情怀七章,洋洋31万多字,不仅写出了古镇创业时的风貌,还丰富了南通地方史志的资料宝库。

翻开唐家闸的历史卷宗,还称不上古老,只有100多年值得记载的历史。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189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唐家闸办纱厂,后来又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状元公立足唐家闸,扎根来实现“实业救国”方略,继而利用大生纱厂开厂后的盈利,又陆续创办了广生油厂、阜生盐厂、复兴面粉厂、生铁(冶)厂,及其他附设工厂和教育、慈善、市政建设等近30家企业。

嗣后,厂兴街荣,工商贸易、商铺、房地产等随之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仅唐家闸周边的农民像春潮般涌来,稍远的扬州、泰州、泰兴、泰县,乃至里下河地区的人也纷纷奔向唐家闸扎根立业。远道而来的徽商、晋商,以及宁波机匠、无锡冶炼制铁老师傅都成了唐家闸的“外来务工”。据档案资料,唐家闸的商贸企业达800多家,人口近5万。唐家闸这个乡间小村落由此走向城镇化,进而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21世纪初,唐家闸又被吴良镛院士美誉为“中国近代工业遗存第一镇”。以上这些关于唐家闸的描述,从《记忆里的唐家闸》书中都可以看到。

作者凌步贵从小爱看连环画、古典小说及中外名著。后在崇川区委宣传部工作,因经常发表文章,多次被评为南通日报、新华日报优秀通讯员。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作者亲眼所见、耳熟能详的,也是在退休后的20多年中,先后发表在各媒体中的回忆文章。作者告诉我:这些叙述唐家闸的旧闻逸事,是想让人们重新回味当年那昌盛繁荣的场面及芸芸众生相,包括栩栩如生的人文风貌和情思、情趣、情怀,更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乡恋、乡愁、乡情。

讲到这本书的公开出版,颇有偶然性。前几年在一次朋友小聚时,凌步贵的本家凌卫中看到凌步贵退休后还在不遗余力地奔走调研,写了不少唐家闸人文历史的文章,就建议他来个汇总出书。凌步贵已经八十好几了,身体欠佳,且家务事缠身,自感没有精力再编书出版。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在座的黄翔先生也是个文人,接过话题自告奋勇:“如凌兄不嫌在下才疏学浅,我愿帮你整理文稿,汇编成册如何?”凌步贵当即答应下来。当日下午就请黄翔把一大堆杂乱蒙尘的文稿捧走了。

在凌步贵眼里,黄翔不是等闲之辈,他自幼爱好文学,笔力甚佳,曾与故友蒋绍德合作了一本有关通州千年古镇兴仁的民间故事,请他来主编书稿,再合适不过。而黄翔认为:这本集多方位的记录了从张謇在唐家闸创办大生纱厂,到工业重镇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唐家闸一百多年以来的时代变迁,同时也记录了凌步贵有生以来在唐家闸所经历的生活见闻,及老镇百姓的市井生活百态。将这部书稿整理出版,将会为唐家闸逝去的岁月留住一份记忆。

为了尽可能使本书达到文字翔实、图文并茂,形象地体现书中内容里的历史风貌和物证效果,黄翔主编携摄影助手杜康多次去唐家闸历史遗址实地考察,并在唐家闸各个历史旧址展馆搜集拍摄资料照片,还多次去南通博物苑、张謇故居等地,拍摄历史资料照片加以充实。《记忆里的唐家闸》能由北京线装书局公开出版,黄翔主编功莫大焉!

下编:近乡情更怯,往事不如烟。那曾经熟识的地名、故人、老厂、学校、医院、公园、工房、街道、桥梁、河闸、码头、旧文、图照、乡情、往事还历历在目,凌步贵这本书,又牵引出笔者与唐家闸千丝万缕的乡情。

知道凌步贵是“唐闸通”,也知道凌步贵会写文章,想不到《记忆里的唐家闸》写得这样全面、详细,不熟悉是写不出来的。作为老闸上人的笔者,与凌步贵是老乡加好友,想不到还是校友。我出生在唐闸西北部的西工房,小学一、二年级在高岸街的唐闸工小上。后来因为搬到南边的新工房住,三年级就上了附近的唐闸生活学校(后改为唐闸小学),再后来又到河东高小上五年级。年长我七八岁的凌步贵早已从生活学校毕业上初中去了。书中他记得用《彩云飞》曲调演唱的校歌,我也会唱几句:“滔滔长江,巍巍五山,我爱家乡风光;学校林立,工厂兴旺,我爱家乡风光……”是这个词儿吧?

书中提及的西工房及配发的照片,正是我家所住的5弄1号等住宅,旁边应该有座二层小楼的“斗香坛”不见了,解放初期还在。楼上有菩萨,那时年龄小,不识是何方神仙。70年前,我六七岁时第一次一个人买到西洋桥畔银光大戏院看电影《徐秋影案件》,因情节恐怖,吓得我躲在戏院里的木柱子后面不敢看。抗战胜利后大生纱厂的蒋海林接手了戏院,号称“蒋大佬”。想不到我后来与蒋海林成为新工房的邻居;更想不到还与“蒋大佬”的儿子蒋德才成了市少体校乒乓球班的同学,后来又先后成为南通造纸厂、南通日报社的同事。

说来也巧,书中提到新工房,并配了东二弄一号的照片又是我家。我是1987年搬出新工房上城里居住的。后来新工房的住户陆续搬走,却没有拆除,说是要保留政府为工人建造的第一处住宅区。新工房真不错:楼上楼下,电话电话。住户没有电话机,传达室有。1963年8月28日我入伍后在新兵连打电话到新工房,是传达员老陈叫我母亲来接的。11岁就进大生一厂的母亲与人为善,常常把家里的豆腐票、煤球票送给同厂农村来的女工,弄得家人多天不开荤,也没有煤球当肉吃。没有煤球烧,就请人砌了灶台烧柴火。没有柴火,叫刚退伍回来的我在工房内外寻找,捡拾些枯枝杂木给母亲烧饭菜。时至今日,我还会骑电瓶车去新工房老屋处转转,只是“鸡已无踪犬不闻,枯蓬乱草掩柴门”。灶台冷静依然在,不见当年生火人……”

我从部队回来分配在南通造纸厂工会,办公室就是当年江泽民祖父江石溪任协理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窗外可看到北川桥及通扬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舟船。这幢办公大楼现在已成了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中的展示窗口了。

书中提到我党抗战支队领导人施亚夫和他的两个警卫员在唐家闸北的河口被日军俘虏。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二舅钱宝钧,当时是敬孺中学的学生(见施亚夫《峥嵘岁月稠》及笔者拙著《山那边是什么》中《万愿楼战场掠影》一文)。三人经过河口是为了迎接新四军东进,因遇日伪军围堵,搏斗不敌被俘。后经朝鲜族翻译官李雄救出,不是书中提到的日籍女士野田志奈。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是张绪武的祖父张謇于1914年创办的民生职工医院,凌步贵曾任院史编辑。七年前,原市委书记吴信良陪同张绪武和夫人孟庆珍来唐家闸,参观了张謇创办的工业遗存的主要项目和唐闸工业老镇印像馆,参观了1913年张謇建造的唐闸公园,以及福利寺等地。当时吴信良和陪同参观的凌步贵来电邀请我参加调研,因正在为如皋红十四军出书编辑未能参加。

为丰富充实唐家闸的历史题材内容,本书还采用了严金凤、陈佐和凌卫中的部分文稿。

但愿《记忆里的唐家闸》近100篇文章、约200幅图照,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特别是唐家闸市民的青睐和认可。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